



议论风生

金葫银瓢随话

□张大勇

菏泽本不是想如是出名,它和小伙都不曾预料,不由自主地被“流量”裹挟,霸屏得山呼海啸,退烧得片甲不留。现实就这么富有戏剧性,像民谣中“葫芦”与“瓢”之沉浮。著名作家、评论家李敬泽一个月前站在南师-译林艺文讲坛上,与“民族魂”隔空传话:人性在变,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在变,小说应和时代签订新的契约。他们的良知睿智关涉的是文学。这不是问题,因为文学就是人学。

这又是问题,“变”作用于下沉的葫芦,“变”又反作用于上浮的瓢。葫芦与瓢,孰是孰非?谁对谁错?

我没有写过“心灵鸡汤”,也没有出过“攻略大全”书,更没有到高高讲台上、烁烁射灯下,向人们传授“经学”“百知”。我可以利用互联网搜索一下,或者通过AI生成一篇解决此类问题的论文。只是我的论文会出现“纯属巧合”的现象。“同胞合母看娘面,千朵桃花一树生”在书本上富有趣味,在发表上“撞车”可是要“吃”出版版权官司的。好在曾经学过六年物理,我想到了“浮力”问题。

20世纪60年代,安迪·沃霍尔就曾预言:“未来,每个人都可以在15分钟内出名”。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神话,《资本论》作者之一马克思先贤所说的“现代性”,业已呼啸而至;社会发展“青山不遮”,技术革命“浩波东流”,这本是正向、正量的浮力。随着社会的日新发展,社会生活形态日趋丰富,人类生活方式的日益多元,时代变得更加庞杂浩繁,人们认识、把握、领会社会本质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。于是“浮力”像人体内胆固醇一样,就有了好坏之分、优劣之辨。

好的浮力,就是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性革命红利,就是AI智能化带来的颠覆性创新惠利,新信息时代、后工业时代给全球人类带来的诸多裨益,我一介书生就不饶舌,大家动一动手指刷屏上网就可感受到。坏的浮力,其实是主流之外的支流,过度的“吸粉”、众人争当“网红”,是另一种“喧哗与骚动”,但同样要引起重视。我们不能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。

那么,我们该如何真切地感受“扑面而来”的世界?我的答案是:重导向,强志向。前者,是“国之大者”层面的课题,后者是“奋斗青春”维度的拷问。一个地区,一个民族,一个国度,要在全民中建塑强大强劲、向上向阳的风气风范,让国人从牙牙学语起,就有“奶瓶”与“扶具”,就有“指示牌”“通行证”,同时与时俱进甚或未雨绸缪地完善、健全社会评价体系。后者,是每一个家庭、学校和个体的事。作为屠身象牙塔的中学生、大学生们,应当走出书本,接轨广阔时代、投身火热生活,在浩瀚驳杂的时代图景和社会风貌中,用属于自己的真善美、风雅颂来奏响青春之歌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,响亮地喊出:“强国有我!”让年轻一代人成为不负时代、世人称颂的“金葫银瓢”。

生活滋味



豆角饭

□庄素娟

周日。早饭后上菜市场转转,买什么菜呢?我对一个大爷卖的一摊长豆角情有独钟,上前一步蹲下身子问大爷豆角怎么卖,大爷答:“便宜呢!一块五一斤。”

七月,正是长豆角成熟的季节,那一根根墨绿的、浅绿的长豆角在地里成熟。清晨,它们头戴一朵朵豆角花来到菜市场不停地向买菜的人含笑点头,深得人们的喜爱。

记得爸爸在世时,每年春天天气一转暖,爸爸就把豆角种子买回来,让妈妈把种子泡在水里,两三天过后就会惊奇地发现,一颗颗豆子的顶端已经微微裂开了一道小口,里面有一个小小的、绿色的新芽探出头来。

为了早点吃到自家园子里种的豆角,爸爸还买了一卷塑料薄膜,他和妈妈小心翼翼地把发了新芽的豆种放入刨好的坑里,然后用湿润的细土盖上,再把塑料薄膜覆盖在上面压紧。

不出几日,那些埋在土壤里的新芽就拼命地往外钻,露出土层,头顶薄膜奋力地想挣脱束缚。

爸妈会趁着晨露时用剪刀把薄膜划破,让那些新芽在暖暖的阳光自由生长。

约莫过了两个月,天气渐渐炎热,小园子里的豆角成熟了,我接到爸爸的电话,让我们姊妹几个回去吃豆角饭。

那时候,爸爸家里有一口大草锅,我最爱吃爸爸用草锅煮的豆角饭。早上,爸爸把带着露水,刚从园子里摘回来的豆角,分老嫩挑选出来,嫩的豆角留着做豆角饭,老的豆角留着晚上用大蒜瓣焖豆角,再往锅边上贴一圈锅塌饼,那个香啊!现在想想,足以给我带来心灵上的慰藉。

爸爸把买回来的猪肉洗净,肥瘦分开切成小肉丁,接着把青翠欲滴、绿油油、娇嫩如玉的豆角切碎,然后锅上的事就交给妈妈。他往锅门前一坐,用碎纸片把锅膛里的柴火点燃,妈妈站在锅台边把肥肉丁放到锅里反复翻炒,待其发出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时,猪油就从渐渐收缩起来的肥肉里渗出,等肥肉丁成金黄色时,油渣的香味便氤氲满屋。爸爸的脸被熊熊燃烧的火焰映衬得红彤彤的,脸颊上豆大的汗珠滚落下来,他随手撩起挂在脖子上的湿毛巾擦拭一下,让妈妈把切好的葱姜蒜倒入热油锅里使其炸出香味,再把瘦肉丁倒入锅里翻炒,然后倒入碎豆角反复炒使其断生,再加入盐、生抽等一些简单的调料,最后把淘好的大米倒入锅里,和着豆角、肉一起翻炒几下倒入清水就可以了。

接下来爸爸把锅膛里的柴火烧得旺旺的,让锅里的水快速烧开,然后妈妈用锅铲反复翻炒,让大米充分地吸收肉香和豆角的清香。说话间,锅里的水快干汤了,妈妈拿出锅铲停止翻炒,盖上锅盖,让爸爸把锅膛里的火改为细火,满锅膛慢慢烧。

午饭时,姐姐、姐夫陆续下班过来吃饭,我把妈妈炒好的几道自家小园子里长的蔬菜端上桌,妈妈揭开锅盖,浓浓的肉香、豆角的清香、米饭的甜香裹挟在一起,让人垂涎欲滴、欲罢不能。

我们姊妹四家,大人孩子围坐在小圆桌边,嚷着让爸妈他们一起来吃,可他们总说:“不慌,不慌,你们先吃。”我们吃着碗里喷香的豆角饭,望着爸爸锅里炕的“吱吱”直响的锅巴,连平时吃饭最慢的孩子也加快了速度。

妈妈用锅铲轻轻沿着锅边铲一圈,和锅底一般大的锅巴华丽登场了。看到爸爸满脸放光,自豪地咧着嘴笑,我想,爸爸对他们做的豆角饭和炕的锅巴是满意的。

香脆的锅巴是一次妙手偶得,是一种自然天成,只不过最终还是要被敲碎了,分给家中每一个贪吃的孩子。每一块锅巴都又焦又黄。鼻子凑近嗅一嗅,那种香气浓郁强烈,纯粹又富足……

等我们和孩子们都吃饱豆角饭,爸妈才捡起散落在饭桌上的碎锅巴放进口中,他们仿佛一点也不饿,眼神里尽是满足和享受。

如今,再也吃不到爸爸用柴火煮的豆角饭、用细火炕的香酥可口的大锅巴了。岁月的灶火燃亮了变迁的脚步,光阴的炊烟却弥漫着永恒的温暖。



灯下漫笔

淤泥之美,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之美,更是一种生命之美。当我们欣赏荷花的高洁与美丽时,不妨也给予淤泥应有的一份赞美和尊重。

淤泥之美

□杨应和

荷花,以其清新脱俗之姿,给人们带来了一份独特的视觉与嗅觉享受。那淡雅的色彩与婀娜的身姿,无不散发出清雅与高洁的气息,仿佛能穿透人们的心灵,带来一份难得的宁静与清凉。自古以来,荷花便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,被赋予诸多美好的象征意义。即使在秋寒季节,荷花枝叶凋零,人们依然对其赞不绝口。李商隐曾写道:“秋阴不散霜飞晚,留得枯荷听雨声。”陆游也有诗句:“世间好景元无尽,霜落荷枯又一奇。”这些诗句都展现了人们对荷花深沉的爱意。

然而,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聚焦于荷花的光鲜亮丽,却忽略了荷花赖以生存的淤泥。淤泥,这个常被忽视甚至被误解的存在,其实是荷花绽放美丽的重要支撑。没有淤泥的默默奉献和滋养,荷花便无法生长,更无法绽放出那令人惊叹的美丽。

在众多赞美荷花的诗篇中,鲜有赞美淤泥之美的语句。最典型的当属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的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”。这实在是对于淤泥的误解与不公,淤泥之美,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赞美。

淤泥之美,并非显眼的华丽,也非炫目的张扬,而是内敛深沉的朴素之美。淤泥静静地躺在水底,不张扬、不炫耀,只是默默地付出,如同一位低调的智者,用它的朴实无华诠释着生命的真谛。正是因为有了淤泥的默默奉献和无私付出,荷花才能在淤泥中茁壮成长,绽放出那令人惊艳的卓越风姿。

淤泥的包容之心更是令人敬佩。它容纳了一些污秽和杂质,却能将其转化为生命的养分,滋养着荷花的生长。这种包容和转化能力,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和境界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的成长和蜕变往往需要经历一些艰难和挑战,而正是这些经历,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和美丽。

在喧嚣的世界中,淤泥所代表的精神品质和人生哲理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。当我们真正领悟到淤泥的价值和意义时,我们便能学会感恩和回报,也能更加珍视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。

淤泥之美,不仅仅是一种自然之美,更是一种生命之美。当我们欣赏荷花的高洁与美丽时,不妨也给予淤泥应有的一份赞美和尊重。

